

嘿，你聽過日本軍人的鬼故事嗎？

撰文 | 朱宥勳 · 圖片提供 | 臺文館



張嘉祥（左）、朱宥勳（右）在大阪「魔幻臺灣—臺灣文學展」講座。

出發前往大阪的「魔幻臺灣—臺灣文學展」開幕活動之前，臺文館的館員忽然傳訊：「跟你說一下，你跟張嘉祥那場對談，報名人數滿囉！」

「滿了？我還沒開始宣傳……。」

「不只你這場，後兩場的甘耀明與邱常婷也都滿了。」

那是個可以塞八十多人的場地……到底都是誰在報名呀？說來不敬，我那幾天一直縈繞著這個念頭。不是對我們的展覽內容和活動安排沒有信心，但畢竟是跨境輸出，究竟有多少日本朋友，會對臺灣文學的主題有興趣？那是無從估計起的。甚至等我看到報名表單，確定八成以上都是日本姓名（也就是說，並非臺僑為主，而是真有這麼多日本聽眾），都還是半信半疑。

然而抵達大阪之後，確實可以感受到一種令人欣喜的好奇心。「魔幻臺灣」展覽位於大阪中央公會堂頂樓，是一個我曾經在外圍觀光過，但這次終於有機會進去的場地。它本來是個宴會廳，四壁有掛飾，天花板是有壁畫的球型穹頂。策展的宜東文化別出心裁，在展板上方，另外鋪設了雲帶似的立板，板面上是角斯繪製的臺灣妖怪插畫。從地面抬頭一看，會恍惚以為「穹頂上的壁畫也是展覽的一部分」（或反過來），效果絕佳。

開展第一天一大早，我們約好先到展場碰面，也讓記者訪問或抓一些畫面。我是抱著「不會有民眾衝第一波」、「至少一大早就只會有自己人吧」的心情前往的——結果大錯特錯。早上十點，展場內除了有待命的工作人員，竟然已經有觀眾在參觀了！我不會日語，加之任務在身，也就沒機會問他們：怎麼知道這個展覽的？

然而，日本觀眾的熱情並非孤例。在接下來幾天，展場內的熱度都頗為穩定，場地管理部門似乎也沒料到參觀人數會這麼多，所以特別提醒工作人員要管理同時入場人數。最終結算，僅有短短幾天的「魔幻臺灣」，就至少有超過七千人次觀展。

更加熱情的，當屬作家們的演講活動了。我和張嘉祥的第一場對談，負責簡介這個展覽，並且帶出張嘉祥文學與音樂創作裡的「魔幻」。我們沒有特別約好，但整場活動提到好幾次「鬼故事」，也引起了不少聽眾的好奇。後半段的Q&A時間非常熱切，大多

數都在討論臺灣鬼故事。而在此時，張嘉祥神來一筆地提到：「其實在臺灣很多校園，都會傳說操場上，有日本軍人的鬼魂列隊操演喔。」

現場日本聽眾一臉「蛤」的表情。於是我趁勢再補一句：

「而且，這些鬼故事還會說，日本軍人會在操場上砍下人頭，人頭滿場亂滾……。」

日本聽眾的表情從「蛤」變成了「りしれ供さ小」。

嗯，這就對了。說再多後殖民、文化越境、混雜等理論，不如說一個故事，讓日本的朋友們感覺到，臺灣是如何深受日本影響，又如何把日本文化元素吸收進來，改造成連日本人都都不認識的樣子。想不到吧，日本的校園鬼故事都在音樂教室和美術教室，而我們直接把過去的殖民歷史和威權遺緒混合起來，變成了全新版本的鬼故事。千里迢迢，搬展至此，也就是為了這一刻：嗨，這是我們的共通點，這也是我們彼此的差異與特色之所在。

朱宥勳

畢業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、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，專長為現代小說、文學批評。曾獲金鼎獎、林榮三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台積電青年文學獎。